

擁有的和不再擁有的

如孩兒能伏在爸爸的肩膊，誰願下車。

——陳奕迅《單車》（題記）

✿ 廖家文



濠江中學高三廖家文同學

兒時的記憶，隨著時間流逝漸漸被我淡忘了，那零碎的片段的確屈指可數，而首先被我想起的，不是那群和我嬉戲娛樂的朋友，也不是那種無憂無求的生活，而是一輛銹跡斑斑的單車。

曾經，那單車讓爸爸載著媽媽走過一段未算轟轟烈烈但也恩愛相守的路程；曾經，那單車也讓爸爸載著我穿梭著兒時一段幸福的生活。

也許兒時不懂幸福是什麼吧，很簡單地認為，快樂就是幸福了。小學的時候，每天爸爸清早就會起床，為我準備好衣服早餐，準備完畢後他便會問我是否要載我上學，其實由家裡到學校只需15分鐘左右的路程，我也想學著獨立的，可是我沒有拒絕父親，我不經意間的一個點頭，父親的表情比我更加的喜，似乎成就了他期待已久的心願。看著車的輪子不停地飛速旋轉，我知道父親是竭盡全力地蹬著，風吹過，掀起了父親的衣襟，不時地輕撫我的臉頰，坐在車後的我看不到父親的面容，但我知道父親也是快樂的，幸福也寫滿了我的臉蛋。短短幾分鐘的車程，我都把耳朵貼近了父親的後背，靜靜地享受著這只屬於我和父親之間的愛的甜蜜，一直到校門口。伏在爸爸的背上時，我心裡默念著，我應該會永遠幸福的吧。



那一晚，我看著父親用著一向的方式跨上單車，父親的動作遲豫著，同是這一輛單車，我卻找不到曾經對父親崇拜的感覺，因為單車的後座上不是坐著我，而是父親的行李，父親騎著車，微弱的燈光下，我清楚地看見車輪轉得很慢很慢，直到單車在我的視線裡消失，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。第二天，我問媽媽爸爸在哪裡，媽媽為我準備了衣服早餐，耳邊熟悉的那句話，今天突然聽不見了，我獨自走在路上，看著從身旁駛過的單車，一直都不相信媽媽出門前給我的答案：“爸爸離家出走了。”

風，再次吹過，沒有父親的衣襟的輕撫，只有一股刺心的割捨的痛，兒時的幸福，由父親載著我上學開始，我一直在慢慢體味著，去收集著，盡力去把它留在心中的角落。可是還沒有等我把幸福挽留，父親就用那單車載走了我去沐浴幸福的機會。從那時起，兒時單車的幸褔，已經不再擁有了。

年月匆匆，我已淡忘曾經有過一個不知道什麼是幸福的女孩，那段時間，她一直都不快樂的，她過了八個沒有父親的父親節，那些年裡，她自己學會了騎自行車，可是再也找不到熟悉的感覺。八個年頭過後，她失落已久的幸福在另一位父親身上重現了。

新爸爸不懂騎單車（或許在澳門街頭，也沒見得多少單車穿梭著），他是一個點心師傅，無論是對點心的製作還是對我的看顧，他都同樣的細心。新爸

爸很關心我的學習，他知道物理是我的弱項，雖然他知道自己幫不上我什麼忙，但也上網為我尋找相關的資料給我參考，而且不時和我討論些物理問題，使得我的思維有了進步。物理考試前夕，面對幾章書的複習內容，我和我的死敵一直拼殺著，直到我聽著凌晨兩點的鐘聲，我才把物理書蓋上。第二天早上，爸爸怕我晚起了，特意叫了我起床。上學路上，電波裡又傳來爸爸剛睡醒的聲音：“今天物理考試放鬆點，自己盡了力就可以了，我會支持你的。”我蓋上電話，想著回個信息，手指放在了手機按鍵上，卻不知該打上哪個字，哪句話，一直以來的回憶，短暫的思考……眼睛已經開始朦朧了。

考場上，我並沒有對我的死敵膽怯，回到家後，爸爸載著我去喝了早茶，拖著秋天尾巴的冬天，終於開始轉涼了，風呼呼地唱歌，爸爸的衣襟也掀起了，耳邊傳來了一句：“天氣轉涼了，注意早上上學穿衣，別冷著了。”我又把耳朵貼近了父親的後背，靜靜地享受著這只屬於我和爸爸之間的愛的溫暖，一直到茶樓口。伏在爸爸的背上時，我心裡默念著，這一回，我會幸福的。

兒時單車的幸褔，由舊爸爸遠走那刻已經不再擁有了。現在我擁有的幸福，是彌補了我失落了8年父愛的新爸爸，或許我是一個小島，在這天空下，因為我擁有新爸爸這片雲的幸福，接近3年的生活，我似乎已讓自己成為了他延伸出的一塊陸地。而那不再擁有的單車，我也希望他還可承載我們曾經有過的幸福，任由時光變遷，或淡忘，或銘記。

